

陝西方言

雙城記 何冀平

看電視劇《主角》，說是地方方言陝西話，有人聽不慣。我到過陝西，聽起來很親切，一時引起很多回憶。幾十年前的陝西鄉民貧困閉塞，多數不識字，但是講話很文雅。例如把「喊」，說成「吶喊」；把「傻」，說成「憨」，「憨」很早便見於古籍，本義是癡愚、質樸遲鈍老實，是唐宋時期的口語。

陝西人相互之間很少出語粗俗，像妯娌，稱先後（妯娌），《漢書》記載：漢代關中，兄弟妻子稱呼先後；妻子、已婚婦人，稱婆姨，是陝北古語，源自中古。祖輩、過世長輩，稱先人，出自《詩經·小雅》。昨天，稱夜兒，是中古「夜來」的口語簡化，唐詩可見「夜來風雨聲」。屋子頂棚、天花板，叫仰塵，是宋元白話專用名詞。年輕小夥子，稱後生，是魏晉古語。他們還用很多古字，比如把「看」，說成「視」；把「傻子」叫作「憨子」；把「騙人」叫作「玄誑」；人「死了」，說「歿了」；稱呼同鄉、鄉親為鄉黨，鄉黨出自《周禮》：五鄰為里，五族為黨。看史鐵生寫的《我的遙遠的清平灣》，提到陝北，連最沒文化的老婆婆，也會用「醞釀」這詞兒。我們到陝北是1月，很快就要過

年，當地鄉民看我們什麼都新鮮，吃的、穿的、用的都是他們從來沒見過的，他們只是覺得新鮮，不是羨慕，很大氣。他們問我過年吃什麼？當然是吃餃子，他們不知道餃子是什麼？我們也講不清楚，等到年三十，幾乎大半個村的人都站在我們住的窯洞前，要看看北京「學生娃」吃的餃子是什麼東西。等我們做好，端出讓他們看，他們大失所望，大叫：原來是「扁食」。陝西尤其陝北、關中北部，留住了這個古稱。餃子最早古稱：角子，因捏完兩頭尖角得名，古人根據外形起名，餃子捏合之後是扁平半月形，所以起名扁食，也是扁平的吃食，字面非常直白。明代皇宮、老百姓稱水餃為餛飩，也寫作匾食，「餃子」是很晚才出現的新詞，人們新造漢字「餃」，改寫為「餃子」。清代之後北京官話普及，中原、華北大部分地區才改用新詞「餃子」；陝北關中是千年古都，曾是古代官話大本營，周、秦、漢、唐全都建都關中，現在的西安，全國標準口音就在今天的陝西關中。

古時候當官、讀書、上朝、寫詩，通行長安口音，唐朝、宋朝的日常用詞就用文字保存下來，古語詞彙得以延續，於是現在陝西，口頭還在用着很多古書上面才能看見的字和詞。

此山中 鄧達智

雖說葛蘭93歲仙遊，總算高壽。驚聞70多年前憑藉《曼波女郎》一片，一舞定情震撼世上萬千華人觀眾，葛蘭之名不因嫁作富豪高家婦息影而被淡忘，隨歲月見證，論歌載舞演出，葛蘭形格演繹的確「前無古人，後無來者」。

在筆者童年，葛蘭女士已息影，對歌舞、電影、戲曲三線表現出色的傳奇人物所知甚少，遲至在國外上過課，回流香港工作，透過香港電影節重看「電懣」出品，尤其葛蘭電影回顧展時，才得以目睹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的港產優質電影，以及當時而言，非常前衛的葛蘭歌舞。首部認識葛蘭的電影，便是她眾多經典之一《曼波女郎》，簡直難以置信1957年的華人演繹西方歌舞，已達如此超前水平，難怪當年荷里活電影邀請葛蘭參與影帝奇勒基寶演出於1955年電影《江湖客》（Soldier of Fortune），更於1959年受訪於NBC當年美國王牌訪談節目《The Dinah Shore Show》，熒幕前載歌載舞。

如果換作四分三個世紀之後的今日，葛蘭的國際星運，或

許可達至楊紫瓊的水平。

每次重看葛蘭上世紀五十年代及六十年代主演的電影，都帶給我無限樂趣，歌舞了得，文戲演繹亦有其不比尋常的表現。那些年的演員當中，只有少量幾位，能帶給我相同的觀賞欣喜。

在2025年底至2026年頭，香港演藝圈台前幕後人員離世特別多，一波是二戰後嬰兒潮出生，現時70多歲至80歲的一夥；另一批則屬於上世紀五十年代、六十年代，以至七十年代末走紅，高壽的一夥，這波永別情況簡直此起彼落。謝賢低調的告別儀式完結，緊接嬰兒潮出生的施南生喪禮才剛剛舉行完畢，緊接五十年代開始走紅的傳奇葛蘭，不少愛戴他們的擁護者、朋友們，相信接連難過不已，但願幾代風雲人物仙遊，一路走好。



●高齡九十三歲，一代藝術精靈葛蘭離世，萬般不捨。作者供圖

文化差異

發式生活 商台余宣發

早前在紅館看張德蘭的演唱會，那天晚上在出口附近巧遇一位很久沒見的老朋友，剛好我在找食店晚飯，順勢便在附近一家小店坐下來吃東西，兩人繼續聊。

他最近去了加拿大探望在那邊定居的朋友，剛回來沒多久，他說起那趟旅行，最有感觸的居然不是風景，而是「吃飯付錢」這件小事。他笑着跟我說：「你知道嗎？我在那邊才真正明白，為什麼外國人那麼流行AA制，我們以前總覺得他們小氣，現在才懂。」

原來他去探望的朋友，在加拿大生活了好幾年。當地物價真的不便宜，尤其出去吃一餐飯，動輒幾十加幣。他的朋友在那邊工作穩定，但薪水扣掉房租、生活開支後，也沒剩下多少。

大家一起出去吃飯，如果像我們中國人的習慣，一人埋單請客，主人家壓力其實很大。他第一次跟朋友聚餐時，還想要搶着付錢，結果對方便說：「我們AA制吧，每人付自己的。」他當時有點尷尬，但後來幾次下來就理解了。不是人家不講情義，而是現實環境不允許「一人請全部」。物價高、賺錢辛苦，如果每次聚會都輪流請客或一人大方埋單，很容易讓經濟變成負擔。反而AA制，讓大家輕鬆自在，吃得開心，不用算計誰欠誰人情。聽他這麼一說，我忍不住自嘲起來：「是啊，我從小被教育，應該自動自覺請別人吃飯。所以小時候每當跟親友吃過飯，我的父親便會好像跟人打架一樣，搶着埋單。」他續說：「對啊，在國外學到這一課後，我回來看我們這邊的聚會，心態也變了。現在我會建議大家AA制，或者輪流請，但不會勉強自己超出能力。」

這件事讓我想到，文化差異背後，往往藏着經濟現實。華人社會強調人情往來、慷慨大方，這是我們溫暖的地方，但在高物價的西方社會，AA制其實是一種互相尊重和體貼，不讓對方為難，也不讓自己為難。大家都是普通人，工作賺錢都不容易，何必把一頓飯變成人情壓力呢？

看完演唱會之後，我邊走邊想：生活裏很多習慣，其實都值得重新檢視。就像我之前整理家居，學Linda Thomas那套，把不必要的東西清掉，讓空間和心靈都鬆一口氣。這次聽朋友分享，也像在整理我對「請客」這件事的執着。以前總覺得不請客就不夠意思，現在想想，真正的友情，不在於誰付了多少錢，而在於一起相處的時光是否舒服。

走進沒有圍牆的博物館

獨家風景 呂書練

喜憂參半。

喜，是肯定的，畢竟聞名已久，終於置身其中，瓷文化處處，從上到莊嚴的博物館、舊廠重建的文創區，下到遍布的民居街巷、山村古鎮，都見各種造型、各式圖案瓷片、瓷瓶、瓷盤，不但街道兩側粗大的路燈杆用陶瓷做成，連各區的圍牆或圍欄也由瓷瓶排列而成。「瓷」成就了瓷都，也重塑了這裏的人文景觀和文化味道。

憂，主要是期待上的心理落差和個人經歷。馳名中外的旅遊城市，市內不少街道仍很破舊和雜亂，公共交通和網絡配套上不太便民——我們在傍晚遊完陶溪川文創街區，只下着零丁細雨，附近沒有公車，街上叫的士或上線訂網約車都很不暢順。多輛的士經過，並沒掛載客牌，卻不停。結果我們在小雨點下等了近一小時。這現象在省會南昌，地級市的九江、上饒，縣級市的廬山、婺源都不見。

想系統了解陶瓷文化及其歷史源頭，當然最好去景德鎮中國陶瓷博物館，但現場體驗似乎更重要，那麼一定要到陶陽里歷史文化旅遊區內的御窯廠。這裏不但有多處明清兩代專門製作皇家用瓷的官窯遺址，乃中國延續時間最長、規模最大、品類最多、工藝最精的官窯，

附近還有老街、里弄、舊民居等。當年火燒瓷品的光景彷彿就在眼前。

當中有座很配合周圍文化的紅磚拱券式建築：御窯博物館，以傳統的蛋形柴窯為靈感，由8個雙曲面拱體構成，窯形穹頂和鏡面水池交相輝映，非常獨特。館內陳列的展品，主要為御窯廠遺址出土的明清瓷片修復品。

類似的特色建築在陶溪川文創街區也可見，這一帶是政府打造的新地標，包括位於林蔭大道北側的景德鎮陶溪川大劇院及其斜對面的配套公共建築群，其中一座集演藝場所、工藝展陳、文創商店和工作室為一體的建築，就採用了曲面拱體造型。走進園區，除了很多年輕人擺攤的陶瓷精品，還處處可見簡潔有力的赤陶紅磚，瓷品、材質與造型都在給這些歷史廠房及陶瓷傳統致敬。

如果說瓷都是古人代代傳承留下的文化遺產，那麼，瓷都城外一個地方不大的「瓷宮」，就是今人對古人表達的敬意。這座位於浮梁縣新平村、現共由5座外形似土樓的圓形宮殿組成的瓷宮，由一位年逾八旬的女企業家余二妹促成，2011年開始建造，首座「宮殿」於2016年亮相。各宮內牆面上鑲嵌着各式工藝的瓷瓶、瓷碗、瓷盤和瓷版畫等，甚為壯觀。

總之，在這座「沒有圍牆的博物館」，可觀可體驗的東西和地方太多，花個十天八天漫遊，不為過。但也別忽視了「圍牆」外的風景。除了瓷宮，還有瑤里古鎮、寒溪古村、東埠古碼頭等，別有收穫。（贛院行之三）

《御廷謠》吳謹言

細說星光 叢仁

近期看吳謹言領銜主演的新劇《御廷謠》，該劇將「女科狀元」之朝堂破局與「古代掃黑除惡」之市井維穩巧妙交織，構建出極具張力之雙線敘事。觀乎女主角孟廷輝（吳謹言飾）一路考取科舉、榮登女狀元，並深入朝堂肅清貪腐，同時聯手少年帝王撕破市井黑惡勢力之官黑勾結，此種極之「爽感」的確令人熱血沸騰。但作為具備一定歷史常識之觀眾，在看劇時基於認知會作出一些疑問：因為劇中設定，只是純屬虛構之藝術創作。

然而，此種虛構之「女科」設定，卻精準觸及了當代觀眾之內心。看着劇中那些才華橫溢卻只能困於封建制度的女性，不禁令人深感惋惜。

該劇猶如為古代被埋沒之才女們發放了一張遲到千年的准考證，無疑帶來一種深刻的歷史補償感。同時，女主角入仕後所面臨之同僚排擠與上司打壓，正是現代職場女性「玻璃天花板」困境之生動寫照。她不依附權貴，僅憑查案與搜集證據拚出一條血路，無疑為當代職場人士提供了一種強烈之情緒共鳴與代入感。更為難得者，乃該劇引入了「古代掃黑除惡」之敘事維度。劇中黑幫勢力與朝堂權貴深度勾結，形成了盤根

錯節之利益鏈條，這與現代社會之某些腐敗模式如出一轍。

至於吳謹言之演技表現，確極具張力且恰如其分。她將底層孤女一路攀升之掙扎與沉重感拿捏得十分到位。在朝堂反擊時，看她眼神中流露的快感別具效果，可能過往塑造之復仇女俠形象過於深入人心，她在處理部分誇張情緒戲時，多少給人見慣見熟的感覺。產後復出的她，在劇中明顯見到一絲疲憊感。

不過，客觀而言，受限於部分劇情邏輯，例如皇帝親自深入虎穴查案、一宗民間案件竟然在朝堂審訊等，都是匪夷所思的劇情。正如女狀元的角色設定，既然是藝術化的描寫，就不用太講究了，反而在製作上，劇中「沙洲」的場景，不少劇迷覺得太假，這也是壓縮成本下，過分依賴科技的後遺症。

但觀眾說穿了都是為看吳謹言，就憑藉她扎實的造型，心懷蒼生之女狀元活現於觀眾面前，這份演技便足以支撐觀眾繼續追看下去。



●《御廷謠》劇照 作者供圖

涼已至，熱依舊

就像秋後的蚂蚱，「秋老虎」蹦跶不了幾天了！

公曆8月7日，農曆6月25日，中伏第14天。這一天，是2026年立秋。立秋乃二十四節氣中的第十三個節氣，為秋季的起始。

立秋的立，有開始之意；立秋的秋，指「禾穀成熟」。在《曆書》中，有「斗指西南維為立秋，陰意地始殺萬物，按秋訓示，穀熟也」的記載，《說文解字》中也有「秋，禾穀熟也」的描述。每年公曆的8月7日至9日之間，太陽位於黃經135度時，即立秋。立秋與立春、立夏、立冬並稱「四立」，也是古時的「四時八節」之一。

東漢《四民月令》中，有「朝立秋，冷颼颼；夜立秋，熱到頭」的記載。立秋後，雖然還常有「秋老虎」之說，但氣溫畢竟已開始逐漸下降。尤其是一早一晚，立秋後的早晨和深夜外出，走在戶外，明顯有涼颼颼的感覺。

我小時候，天熱時常偷偷跑到附近的河中洗澡。村裏的大人們嚇唬小孩，用得較多的話就是「立秋了，不能再去洗澡了，有秋狗子」。秋狗子，也說「鉤擔嘴子」，其實是一種可以在水面上漂浮滑行的長着6個細長爪子的昆蟲水黽。它灰黑色，也就一厘米長，大米粒粗，能在水面上迅捷且輕盈地跑動，好似「凌波微步」。它只用爪子接觸水面，身子懸浮着。看上去，並沒啥危險，也不怎麼像毒蟲、害蟲。立秋後下水，身上常不明不白地長些小疙瘩，也被叫成「秋狗子」。小疙瘩雖未必和水黽有

關，但立秋之後，一早一晚確實不宜下水了。立秋後的河水，溫度變化明顯，早晚真挺涼，猛然進入，甚至有點「冰渣涼」。因此，若突然下水，很可能凍感冒。

立秋，標誌着秋季的開始。今年屬於「晚立秋」，「秋老虎」可能較為猛烈。立秋作為二十四節氣之一，不只是時間標記，更對應着相應的氣候特徵和自然現象。上古時候的「四時八節」中的四時，分別指春夏秋冬。「八節」又可概括為「四立」和「二分二至」，指立春、立夏、立秋、立冬、春分、秋分、夏至、冬至。二十四節氣是上古農耕文明的產物，起源於黃河流域，包括黃河幹流、支流及湖泊的集水區域。

立秋排在二十四節氣中的處暑之前，側面印證了立秋時酷暑依然存在。但立秋作為秋季的開端，是陽氣收斂陰氣漸長的一個轉折點，由熱轉涼的變化特點很明顯。正如《管子》所言：「秋者陰氣始下。」

立秋之後，秋風確已轉涼。《逸周書·時訓解》中有「立秋之日，涼風至；又五日，白露降；又五日，寒蟬鳴」的記載。古代一些文學作品中，又進一步將立秋歸納劃分為三候：一候涼風至；二候白露降；三候寒蟬鳴。

我國地域廣闊，南北各地的氣候和習俗略有差別，對立秋節氣的重視程度也不一樣。立秋前後或當天，祭祀、曬秋、洗澡、摸秋、咬秋/啃秋、吃渣，形式多樣，精彩紛呈。在我老家這邊，立秋算是一個比較重要

的普通節氣。說它重要，是因父老鄉親們常把它掛在嘴邊，時不時提及。說它普通，是因為對待它不像有的地方及本地對待某些傳統佳節那樣，沒搞過什麼紀念儀式或活動。立秋給父老鄉親們的，更多的是一個信號，一個秋天到來了、莊稼將熟了、高溫快退了、天氣轉涼了的信號。

我國的「二十四節氣」，經歷了一個長期的演變過程。其最初萌芽，可以追溯到上古時代。在殷商時期的甲骨文，就已經有了春分、秋分、夏至、冬至的「二分二至」記載。西周至春秋戰國，節氣的概念進一步擴展。西漢時期，《淮南子·天文訓》首次完整記載了二十四節氣的名稱和順序。而把二十四節氣正式納入曆法的，是公元前104年正式頒發並執行的《太初曆》。二十四節氣歌，我們小學時就背過。只不過，那時候知道卻並不明。

立秋，雖然帶着一個「秋」字，也確實是秋季的開始，在我們這兒卻不意味着立馬開始收穫。大多數山楂，還得持續生長一兩個月甚至更長時間。因「秋老虎」的頻繁存在，立秋又確實摻和在入小暑、大暑、處暑間，它在我們這兒的實際意義，主要是個信號——一個由夏轉秋，一早一晚「涼風至」的信號。

每年立秋時，尤其立秋後，氣溫都變化明顯。即便「秋老虎」頻繁，一早一晚的，也明顯轉涼了。早晨晚上，猛跳河水中，甚至冰渣涼，渣得慌！

立秋了，熱依舊，但涼已至。

奇妙的情誼(之二)

演藝蝶影 小蝶

上星期我在此提及鍾景輝（King Sir）的馬來西亞超級擁躉王俊翔專程來港弔唁偶像。他崇拜King Sir緣於他看《甜孫爺爺》時，首次看到這位「電視劇初哥」演技精湛，卻不認識他。於是，他開始搜索King Sir的資料，才知道原來爺爺大有來頭。

我聽到他說King Sir是「電視劇初哥」時，以為自己聽錯。King Sir在1963年已經在電視台演戲，怎會是「初哥」呢？後來我才明白俊翔年輕，而且在馬來西亞成長，沒有看過King Sir那時期的演出，才有此誤會。

我也沒有看過King Sir以前演出的電視劇，因為那是上世紀六十年代的事情。King Sir自1967年任職無線高層後完全退居幕後，唯一的幕前演出是為麗的電視服務時，在自己監製的《三國春秋》中飾演王允一角。直至他從香港演藝學院退休後，才在2003年以演員身份在熒幕前亮

相，演出《Loving You我愛你2》，難怪俊翔誤以為King Sir是新人。

俊翔告訴我King Sir的做人道理影響了他的一生，並且立即舉了多句金句作例子。「人來到這個世界就是要幫助其他人。要成功便要多讀、多看、多思考、多做事。」本來每天呆在家中只懂看劇，沒有人生方向的俊翔聽到King Sir這番話後，立即抖擻精神，認真工作，貢獻社會。

「你不會期望一個演員永遠只為一個機構服務，即使日後他們不再為電視台服務，但他們仍然師承於此。」這番話King Sir也曾跟我提過，因為他在1970年建議無線開辦藝員訓練班時遭到反對，理由是電視台花那麼多資源栽培學員，倘若他們成名後轉到其他演藝機構服務，電視台便為他人作嫁衣裳了。King Sir卻力排眾議，認為學員他日能成為巨星是無線的光榮，因為他們是由電視台培育出來的。King Sir這番話，令到俊翔學懂做事不應

短視地看眼前，而是要有遠見和胸襟。

「在有限的資源中做到最好，並非別人眼中的最好，但起碼已盡力和做了自己心中認為是最好的。」當年King Sir跟我說這番話時令我頓感釋然，因為我很多時候都怪責自己做得不夠好，這番話卻令我明白只要在有限的時間和資源中盡力做到最好已經足夠，不應再耿耿於懷。

俊翔說以上的做人道理慢慢引導他持續虛心學習，不求眼前利益或回報，亦學會放遠目光，尊重他人。他之後的生活愈來愈順心，所以他一直信奉這套「King's Style」。他補充說：「可能我當時沒有人生目標，碰巧遇上King Sir這盞指路明燈令我開竅，自此他便成為我的榜樣。說來也真神奇，King Sir從來沒有教導我，我卻被他待人處事的方式改變了自己。他也可能覺得奇怪，怎麼兩個從來沒有在人生道路上交織過的人，其中一方竟然可以改變另一方。」

King Sir與俊翔這段隔空情誼真是奇妙。